



找记者 上壹点

A09-10

齐鲁晚报

2021年3月8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美编  
向陈明丽

【画中话】

## 张朋：一生心事花鸟知

□薛原

在张仃的《它山画跋》一书里有如此一段文字：“山东张朋不求闻达，不慕荣利，攻花鸟数十年，亦偶作山水小品，逸笔草草，颇有意趣。庚甲十月略仿其笔。”此篇画跋是张仃1980年题写在自己仿张朋山水小品上的文字。1980年的张仃，正是“文革”结束后复出恢复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地位与身份的顶峰时期，却能对刚刚从小学美术教师的身份转换为青岛高校美术教授的张朋其人其画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推崇，不能不说的确显示出了张仃作为一位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画家的胸襟和艺术眼界。

张朋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少年时读私塾，自学绘画，而后做了大半辈子的小学美术教师。关于张朋，在青岛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医生把他在青岛大学路上的一间闲置不用的老屋收拾出来，提供给他的一位喜欢画画的当小学美术教员的朋友——这位小学美术教员的家里太拥挤，放不下一张合适的画案。到了星期天或假期里，小学教员就来这里挥笔作画，仅仅是齐白石老人的荷花，小学教员就临摹了一千多幅，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几十年过去，最终小学教员有了属于自己的笔墨，在他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他的写意中国画，被李苦禅誉为“白石后一人而已”，成了大器晚成的又一例证。这位小学教员就是张朋。

2006年清明节那天，我曾随同张朋先生的弟子去拜访过张朋先生。张朋的家在一栋1980年代初建的住宅楼的一楼，张朋1983年搬入此“套三”居，一直未再迁居。张朋说他一共搬过七次家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家，脸上涌现的是满足的神态。几年前坐落于海边的青岛文化名人公寓落成，据说，相关部门曾动议让老人搬入，但为张朋先生拒绝。

张朋的起居室看上去不足十平方米，扎眼地放置着两张小床，整个房间窄小寒酸，墙上两幅写于1980年代初的书法，三张镶在镜框中的张朋彩色照片。握手时，感觉老人的手冰凉，眼神看上去很纯净。老人说早已戒酒，但仍吸烟。谈话时我看到张朋吸烟到烟蒂处不是弹烟灰，而是直接用焦黄的食指掐掉。张朋先生的言谈清晰，说自己已八十八岁，仍是老毛病，脑供血不足，胳膊凉。张朋的家中已看不出丝毫书香色彩，更无文房之类，旧桌上一个笔架孤单地摆在那里，架上并无毛笔。老人说，当年的作画工具已送学生们了，自己从1979年就不再画了，后来在家里只零星画过一些，但已很少，渐渐息笔。偶有朋友相托也只是为画作题跋，题写书签之类。他的桌上也少书卷，只摆放着的三部厚实的旧《辞源》流露着一点文气。张朋先生说他当年喜欢围棋，但亦早已放弃，几乎与搁下画笔同时。

出生于1918年的张朋，从一个几十年在小学里授课的美术教员，到退休之年成为大学美术教授，本身的故事就是一个传奇：家庭负担很重的张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小学当美术教员，绘画带给他的是精神的愉悦和心灵寄托，如同他在一幅画上的题跋：“多少烦纡事，磨于水墨中。”一直到六十岁退休年龄的张朋，因北京一些美术名家教授如袁运甫、祝大年等来青岛避暑时，偶然看到他独具一格的大写意画后，倍加赞赏，张朋的画才被“发现”。之后他的画作流传到北京，又受到李可染、张仃、李苦禅、吴作人等画坛大家的褒扬而成名。“成名”后的张朋也迎来了他生活工作上的转机，尤其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就张朋的工作给予了批示，使得即

将退休的小学教员张朋，从而转身成为青岛的大学美术教授。

陈传席曾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并列为当代中国画四大“在野派”名家，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想见张朋的画作艺术水准。有人说张朋学齐白石几乎乱真，但张朋自己并不以此为“尺度”，而是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有人说张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熔铸齐白石的墨法、岭南派的笔意、西画的构图及光与色，从而自辟蹊径，走出自己的笔墨之路。张朋在临摹传统画作的同时，更注重写生，对草木花鸟虫兽观察入微，为画好昆虫，除写生外，他还收集了不少实物标本，对花草的一枝一叶、生长规律、结构特征都一一弄清。张朋早年工写结合，中年后专攻大写意一路，他的画，或花卉、或翎毛、或动物、或山水、或人物，生动朴拙。张朋作画极其用心，画面造型简洁传神，满纸生气，耐人品嚼。

1980年代初，张朋被北京的这些美术大家赏识和推崇之后，时任文化部长的黄镇还曾指示要把他调到北京工作，但被他以老母亲需要照顾为由婉言谢绝了。张朋对待生活淡泊随意，据他的亲属说，老人从来不给子女、朋友提任何要求，就连当时单位分房子，让他再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甚至后来更有港商慕名求画来到家中，主动要求给他提供一套新房，都被他推辞了。

据说，李苦禅去世后，中央美院也曾有过调张朋到中央美院教授花鸟画一说，但同样也被张朋以要照顾家人为由婉言谢绝了。两次拒绝“进京”的机遇，张朋一直安心于自己“地方画家”的身份，甚至连这个身份最后也放弃了，直接宣布搁笔不画了。

张朋早期学过任伯年、吴昌硕等人，中年后转师齐白石，受齐白石的影响至深。他的作品在选材和构图上师承齐白石，但笔法上又有岭南派的特色，墨法兼有徐渭、高凤翰、任伯年和吴昌硕等人的印记。张朋对花鸟、山水、人物均有涉猎，最擅长的还是花木鸟兽。张朋曾刻了一方“一生心事花鸟知”的印章，也反映出他酷爱花鸟大写意的心境。在张朋子女眼里，许多时候张朋沉默寡言，一切语言都表现在画里，就像他自己在画上的题跋：纸笔代喉舌，丹青寂寞多。

张朋的作品为他赢得声誉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晚年命运。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张朋成名的时期，也是张朋创作的高峰期，他却出人意料地封笔不画，坚守自己的生活节奏。据说，让张朋封笔不画的原因，既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因声名带来的应酬之累：众多的索画者让张朋不胜其烦，他曾向来人出示过一个本子，上边记录着他的“画债”：一一列举着登门求画者的名字、单位和联系地址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朋的成名“既晚也早”。说“早”是因为若没有成名，他还会继续享受绘画的乐趣，成名带给他的虽然有生活和身份的改善，但更多的是麻烦，尤其是各方面索画求画的纠缠，绘画已不再给他艺术的快乐，他的作品也大多离开了他的生活。

张朋曾在画上题跋：“卅年旧作今重看，六十粗知是与非。”这是他的自谦，但也反映了晚年的他在艺术上的境界更上一层楼。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人生境遇还是艺术境界更上层楼的他却对外宣布“搁笔”了。“心悬名利多寻苦，富贵荣华春梦中，寡欲清心自长寿，甜来苦去乐无穷。”从1983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张朋一直住在他位于青岛黄台路上的简陋单元房里。2009年6月，张朋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浮生一笑】

## 步履不停

□刘素萍

三八节前，大梅特意把微信头像换成了迎着朝阳骑行的女子，昵称也变成了“骑行侠”。大梅告诉我准备再一次骑行旅游。之所以用“再一次”是因为十年前大梅的“壮举”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十年前，大梅的丈夫因车祸去世。突如其来的一次打击，大梅一下子蒙了。也是那一年大梅办理了退休手续。也许与在岗时负责农村工作有关吧，大梅决定独自骑自行车把全县十五个乡镇转一遍，一天一个乡镇。离县城近的乡镇几里路，远的多达五六十里。她想用骑行的方式淡化失去丈夫的痛苦。

第一次出行就遇到了麻烦，车胎被扎，大梅只好推着自行车走，幸亏路程不远。在乡镇驻地补胎时，又遇到了一只大黄狗朝她狂吠，大梅吓得脸都白了。这两件事，差点让她打退堂鼓。

然而，性格倔强的大梅决定了的事绝不会轻易放弃。回家后，大梅向修自行车的师傅请教如何换胎、补胎，并学会了简单的自行车修理技术。随后她用半个月跑完了所有乡镇，即便是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也没挡住大梅骑行的脚步。回来后，大梅把一路看到的美景写成了散文，把农村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写成调查报告供领导参考，领导称赞大梅退而不休。

大梅骑行完乡镇，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无聊，又萌生了在市内各县骑行的打算。有了县内骑行的经历和经验，市内骑行已不再是问题。

大梅原打算两天骑行一个县，没想到第一天骑行相距六十公里的一个县城，当天就能来回，而且回到家还不算太晚。全市一共十二个县，大梅用十二天跑完，日记写了五千多字。

女儿让大梅去北京住段时间。有一天，大梅骑着自行车去北京胡同转，回去时稀里糊涂骑上了一架立交桥。骑啊骑，骑了三四个小时竟然又回到了原地。大梅向交警询问后，才找到了回去的路。

当晚，大梅对女儿说打算骑自行车回家。女儿说你疯了，五百多公里路呢。大梅笑着给女儿讲了白天在立交桥上转圈的事，她说这样复杂的地方我都转了出来，还有比北京立交桥更复杂的路况吗？老妈我这叫“千里走单骑”。临行前，女儿给大梅买了一辆自行车，还送给她一本中国地图。

从北京出发，大梅骑了五天四夜，安全回到山东老家。回到家不久，大梅又准备把省内各市骑行一遍。当时正是牡丹花最美的季节，大梅首站选择了菏泽市。牡丹园里，雍容华贵、五颜六色的牡丹花拍也拍不够，大梅高兴得像个姑娘。带着满身的花香，大梅当天骑行返回家中。

下一站是泰安市。巍巍泰山大梅不知爬过多少次，但这次意义不同。当晚爬上山顶，早晨还看到了日出。下山后又继续骑行，去了聊城、济南、德州、滨州、东营、淄博，一路向东到了威海，然后，经青岛、日照、临沂、枣庄返回家中，历时半个月。

每到一市，大梅就会在标志性景点拍照留念。遗憾的是，在回家的路上，相机（卡片机）丢了，但大梅说有日记在，什么都有了，况且，亲身体验比什么都重要。

那年春节，大梅告诉女儿想骑行去南方看看。女儿心疼妈妈，更佩服妈妈的坚强不屈。

大梅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和一部手机，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上路了。她从山东出发，途经江苏南京、安徽黄山、上海市、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广东广州、广西桂林、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大理等，历经四个月零十天。

四个多月，大梅写出了六万多字的游记，看到了许多美景，避过了许多危险，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贵州遭遇了泥石流，上面是滚滚而下的乱石，下面是波涛汹涌的乌江，也就那么几秒钟，大梅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广东的某个夜晚，天空飘着细雨，天黑路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行车链子又断了，一位好心人用电动车牵引着大梅的自行车慢慢行进，次日，又帮她搭上顺风车；在云南，由于高海拔，大梅头昏脑涨，喘不过气来，是一位餐馆老板将她扶进餐馆休息，还给她煮了一碗面。临走大梅留下餐费，老板又把钱塞进她的包里……大梅说，走的地方多了，见识了大自然的美，也感觉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人生中遇到的那些坎，已经不算什么了。

大梅今年六十五岁，她计划七十岁之前骑行游遍中国。大梅说，骑行日记将是留给子孙最好的精神财富。作为单身女性，大梅不是没有烦恼与痛苦，独自旅游的艰辛与危险可想而知。但大梅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女人当自强，悲戚戚戚是一生，快快乐乐也是一生。

不管年老还是年轻，一个人总要学会独自上路。无论命运将你置于何地，也要努力地独立地活出自己。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拥有大梅这种独自上路的坚韧勇气和自由灵魂，在这世间，步履不停，永远向前。